

台 湾 言 情 小 说 新 作

辛 媚



妙手神医



妙手神医

辛 媚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妙手神医、台湾辛媚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,

2002.10

ISBN 7-80013-232-

I. 辛… II. 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妙 手 神 医

辛 媚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013-232- /I·239

定价:9.80 元

妙手神医

她因得了急性盲肠炎以致被送到医院治疗，这小姐竟笨得问有神医之名的他有无执照，且还跟他那「无缘」的女朋友大吃乾醋，待他表明身分和宣布只爱她一人时，那位女朋友竟来闹场，且还和苦缠着她的麦芽糖联手出击，看这局势想当人狼的妻子还真难呀！他是人狼族之王的胞弟也是部落里的神医，翌日变成狼身的他却不幸地被人射伤，而这中弹位置刚好在他「重要部位」附近，还好有她解救和细心照料他的「伤处」，可是他明是狼，为何她老认为他是只狗咧？不但如此她还买了宝路狗罐头和项圈给他，更好笑的是她还好心心地替他介绍狗女朋友，天！他啥都不要，他只要细心温柔的她，谁教他的「雪白之躯」已被她看个精光，这下他更有名正言顺的理由赖定她了

辛

媚

著

第一章

一家简陋的医院内，一名英俊得要命的男子穿着白色的医生制服自手术室内走出来，抬手拭去额际的汗水。

一群家属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医生，病人的情形如何？”

“手术十分成功。”那名英俊医生倚仲君微笑道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家属纷纷感激涕零地道谢着。

“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当医生的职责。”倚仲君拔掉手上的透明手套微笑道，说完他穿过人群走向医生的休息室。

他放松全身窝进皮椅之中，一晃眼他也已经在此地服务近五年了，不少人曾问过他，以他此等优秀的学历和实习成绩为何愿意来此偏僻的地方服务？他犹记得自己只是淡淡地一笑没有回答。

为什么呢？他自己也说不上来，他没有让家人知道他的落脚处，怕的就是他们会反对，所以他便一声不响地跑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来。

若要说这儿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，那么大概是原住民纯朴的天性，纯真的笑靥吧。

倚仲君将修长的腿伸置在桌子上，距离下次手术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，他尚可先打个盹……恍恍惚惚中，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他四下看了看，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

“仲君！仲君！”突然有人在叫他。

“谁在叫我？”倚仲君循声望去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擎天？”

“没错，看来你还没丧失记忆嘛！”倚擎天戏谑地道，“我可是特地来找你的。”

“找我？”倚仲君淡淡地扬了扬眉，“有何贵干？”

“这么酷？喂！喂！你至少也尊重我一下嘛！我可是人狼一族的先知耶！”

倚擎天有些离题了。

“是，是！请说明来意吧！先知。”倚仲君佯装正经地说。

“我来这儿是想告诉你几件事的，首先廷洛和念荷都已经结婚了。”倚擎天说，这灵魂出窍可是很费精神的。

“代我向他们道贺。”倚仲君说，仍是一脸淡淡的表情。

“OK，然后你当叔叔了……”

“麻烦说重点。”倚仲君打断他的话。

“王上要通缉你了。”倚擎天幸灾乐祸地道，“谁教你一溜就是五年，连个屁话也没交代，如果不是我替你担保，王上早就派人出来捉你回去。”

“原来你还是我的恩人呀！”如果此刻大哥他们还在月夜岛上，那么他还有时间收拾一下然后“落跑”。“那当然。”倚擎天可一点也不谦虚，他仿佛看穿了倚仲君的思绪，“别想”落跑“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还没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倚仲君白了他一眼，这家伙没事生得这么聪明干么？

“此刻我们正在来此地的半途中。”倚擎天好整以暇地说，“你是跑不掉的，我可是先知耶！要是让你溜走，我‘倚擎天’三个字就可以倒着写了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倚仲君瞠目结舌，“全在台湾？”

“答对啦！”倚擎天笑得十分开心，“反正你准备欢迎我们吧！”

该死！看来他是无路可逃了，“好吧！”倚仲君无奈地摊开双手道：“我恭迎你们的大驾便是。”

价擎天满意地道：“我们待会见罗！”

“倚医生，倚医生。”

一阵叫唤声令倚仲君自睡梦中醒了过来，“嗯？”

MISS王红着脸道：“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动手术了。”

刚才她趁倚仲君在熟睡之中偷偷地看了他好久，发现他的眉毛微微上扬就像武侠小说写的剑眉一样，而且他的睫毛好密好长比女孩子还漂亮，鼻子又高又挺，两片薄薄的嘴唇呈粉红色，让人忍不住地想亲吻他，难怪他是这所医院内每一个护士的梦中情人，白马王子。

“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”倚仲君淡淡地说。

“不客气。”MISS王有些懊恼，刚刚她应该鼓起勇气偷吻他一下的，反正他在睡觉不会知道的，真是的，白白错失一个大好机会。

倚仲君伸了个懒腰，一回头，却发现MISS王仍站在原地，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呃……没有。”MISS王涨红脸离开医师休息室。

倚仲君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MISS王干么脸红？

难道他刚刚睡觉流口水了吗？

思及此，倚仲君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嘴角，没有啊！还是拉链没拉？他低头检视了一下，也没有啊！真奇怪。

倚仲君甩了甩头，大哥他们真的全都前来找他了吗？找他有什么事呢！不会是想抓他回去吧？

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如果可能，他会逃得远远的，但是他还得帮病人动手术，而且不论他跑到哪里，擎天都会找到他的。

倚仲君甩甩头，决定不再多想了，准备妥当地朝手术室走去，进入手术室里，拿着手术刀，聚精会神地划下第一刀，这只是个小手术罢了，就算闭着眼睛他也会做，只不过没有病人敢试一试，突然，倚仲君蹙着眉头，这名女病人腹部的脂肪也未免太多了吧！他居然找不到她的输卵管！

等倚仲君终于完成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之后，他已是满身大汗了，他这才发觉自己比平常多花了半小时，交代护士一些琐碎的事情后，他才走出了手术室。

谁知倚仲君才一走出手术室便当场傻了眼，只见倚廷洛、倚敬辰、倚擎天、纪左司全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不敢置信地眨了眨眼睛，“你们……你们……”

“怎么？不认得我们了？”倚敬辰笑嘻嘻地道。

“你们很闲嘛！”恢复镇定的倚仲君开口道。

倚敬辰不以为然地道：“二哥，你这么说可就伤人了，我们可都是百忙之中抽空前来探望你的。”

“哦！是吗？”倚仲君漫不经心地道，他可不相信。

“那当然，我特地取消和女朋友的约会来这儿耶！”倚敬辰似假似真地胡诌一通，“这一次若不是擎天说你在这

儿，我还真当你被阎王抓去当女婿了。”

“去你的，你自己去当吧！”倚仲君道，这小子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

“仲君。”在旁的倚廷洛唤道。

“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嫂可好？”倚仲君问。

“她很好，你一直在这儿服务？”倚廷洛打量了一下医院的一切。

“嗯！”倚仲君点点头。

“你住哪儿？”倚廷洛又问。

倚仲君指着医院大门对面的一座山道：“翻过那一座山就是了。”

“一切都还习惯吗？”倚廷洛挑着倚仲君的肩膀，他无法想像仲君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

虽然仲君并非是娇生惯养的少爷，但至少也不曾过过这种清苦的生活，他很高兴仲君有这等悬壶济世的抱负。

“还好，只不过事事都要自己动手。”其实有许多女孩子愿意免费替他做家事，只是他一概拒绝，“等我一下，我把东西收拾好就带你们到我住的地方去。”

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医院门口已经集了不少的人了，

有老，有少，有男，有女，在这个穷乡僻壤只要有稍微风吹草动就会引来人群围观，更何况是两辆法拉利同时出现在这儿，而且四名高大，英俊的男子的出现更令此地的住民惊艳。

倚仲君脱下医生制服的白色袍子，提起自己的医药箱就准备离去，“走吧！”

“他看了倚廷洛他们一眼。”

“我们的车子就在外面，你是要坐谁的车？”倚敬辰朝倚仲君努了努嘴。

“我自己骑车。”倚仲君说。

“那我让你载吧！”倚敬辰道。

倚擎天捉住倚敬辰的衣领将他拉了回来，“小子，你得当我的司机。”他好不容易才逮着这个机会让敬辰当他的私人司机，他才不会轻易让敬辰逃过。

“当就当吧！反正又死不了人。”倚敬辰撇撇嘴，边走出医院大门边道，而其他人也跟着走出来。

倚仲君发动他的哈雷，“我带路。”他的机车便像火箭似地急射而出。

倚敬辰心不甘情不愿地坐上驾驶座。

“开车要专心。”倚擎天知道他心里正在想啥，故意叮咛他。

“少罗唆。”敬辰一脸不服气的表情。

“少爷，认命吧！谁教你猜拳猜输了呢！”倚擎天一脸得意地打开车门。

刚才出发前他们两个用猜拳来决定谁是司机！这种低智商的方法也只有他们两个会用了，在旁的倚廷洛和纪左司闻言皆不禁摇头。

倚敬辰不怀好意地瞥了倚擎天一眼，待会看他怎么整这家伙！

倚擎天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，这小子该不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吧？倏地，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，“糟糕”两字还来不及说出口，车子已经急驰而出，果然没错，倚敬辰知道他最怕开快车，铁定不会白白放他一马，他最好准备一个塑胶袋。

倚敬辰以时速八十公里飞驰在山道上，倚擎天紧紧抓着车窗上的把手不放，脸色十分苍白地瞪着前方，他的一颗心就快要由嘴巴跳出来了，死敬辰，臭敬辰，一点风度也没有。

倚擎天强忍住恶心的感觉，谁教他的弱点被敬辰知道了！如果他有心脏病的话，怕不早已一命呜呼哀哉了，他看得心惊胆跳，最后只好把眼睛闭上，这小子一点手足之情也没有，居然这般迫害他！主啊！请保佑我，我还年

轻而且未曾娶妻生子，千万别让我命丧于此，倚擎天专注地在心中祈祷着。

仿佛过了一世纪那么久，车速终于放缓最后完全停止，倚擎天松了口气，不过他的下一个动作却是冲出车外大吐特吐一番。

“擎天，你还好吧？”倚仲君关心地审视着倚擎天的脸色，“要不要我替你瞧瞧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只是胃有点不舒服罢了。”倚擎天说得痛苦。

在旁的倚敬辰笑道：“擎天会……”

“倚敬辰你再不闭上你的鸟嘴，你就准备当新郎官吧！”倚擎天死命地瞪着倚敬辰，他的秘密怎么可以公开？一个大男人居然害怕开快车，而且还会晕车！

这若出未，那他倚擎天还混得下去吗？

倚敬辰闻言果然乖乖地闭上嘴，他一点也不怀疑倚擎天的话，只要倚擎天以他先知的身分提示他该娶何人为妻，那么他就只有等着圆房的份！

纪左司好奇地看看脸色苍白得像个鬼似的倚擎天，然后又看看突然闭嘴不言的倚敬辰，“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倚敬辰连忙答道，他可不敢拿自己的

终身大事开玩笑，如果擎天找了个男人来当他的老婆，那他这一生岂不是完了？不由得，敬辰打了个寒颤。

看倚敬辰这副德行，倚擎天满意地扬起嘴角，这还差不多。

倚廷洛跟在倚仲君的身后走进屋内，他很讶异，仲君居然没有锁门？！

“这儿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偷。”倚仲君瞧见倚廷洛质疑的目光时解释道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这里的村民也不会来光顾他的家，因为他救活了许多人的命，村民视他若神祇，而且附注一点，村民一向安贫乐道，此地甚少出现小偷。

倚仲君的住处非常简陋，客厅除了桌子，椅子和书架以外便别无长物了，书架上摆的全是有关医学的原文书。

倚仲君给每个人倒了杯茶，“你们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？”他环视了众人一眼，最后把视线停留在倚廷洛身上，他希望倚廷洛能给他一个答案。

“只是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”倚廷洛答道。

“我很好，”倚仲君盯着倚廷洛良久，忍不住地问道：“你们并不是来抓我回去的？”

“干么抓你回去？”倚廷洛反问。

这下子倚仲君被问倒了，对呀！他们干么要抓他回

去？他又没有犯了岛规，也不曾为非作歹。

“不过……”倚廷洛突然开口。

“不过什么？”倚仲君紧张地问。

“你今年也已经三十一岁了，难道不该娶个妻子了吗？”倚廷洛问。

原来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前来找他，为的就是要催他赶紧结婚！这未免也太隆重了吧！“结婚这档子事是急不来的。”倚仲君摊开双手，神情颇为无奈地道：“我总不能自己一个人上教堂结婚吧！”

“你可有心仪的女孩子？”倚廷洛问。

“没有。”倚仲君回答得可干脆，“我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去交女朋友？”

“你该不会喜欢男人吧？”倚敬辰突然插口道。

话才一说出口，一支小巧可爱的飞刀正不偏不倚地削下倚敬辰一小绺的头发后，没入墙壁之中。

敬辰一愕，随即哇哇大叫道：“二哥，你怎么可以削掉我美丽的秀发？！”

“你别那么联噪行不行？”倚仲君把玩着手里的另一把小巧可爱的飞刀。

他……他居然骂他聒噪？！倚敬辰这次可是真的深受打击了，只见他可怜兮兮地蹲在墙角，自言自语地道：

“我要跟妈咪说你们都欺侮我。”

倚仲君摇头失笑，这小子的个性一点都没变，“敬辰，厕所在后面。”

“你管我！”倚敬辰闷哼。“现在外面有很多小姐在偷看，你的姿势很不雅观，恐怕有损你完美的形象哦！”倚仲君憋着笑道。

“真的？”倚敬辰赶紧站起身来，故作优闲地背着双手审视书架上的书，并且偷偷地往窗外一瞄。

倚仲君见状忍不住地笑了起来。

“二哥，你骗我！”一见外头没人，倚敬辰马上大声地指责道。

倚仲君不否认，“不过你刚才的姿势真的很难看，啧啧！活像在蹲厕所似的。”

“我喜欢蹲厕所，可以吗？”倚敬辰没好气地说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倚仲君摊开手笑道。

“别闹了，你们两个。”倚廷洛正色道：“仲君，爸妈大概在下个月十日会回到家，到时候你会赶回来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倚仲君答道，他离家太久了，是该回去一趟了，“时寒呢？”

“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”倚廷洛叹了口气，时寒受的伤令他自己有殄端的改变，就连人狼族的先知擎天也察觉

不出他的下落。

“他太痴了。”此时，倚擎天也忍不住地叹道，他不禁想起倚时寒的往事……时寒在十八岁时爱上一名女子，那时他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，某一天他和女友相约在公园见面，偏偏他却临时有事无法赴约，而且也联络不上她，不料她却因此遇上一群不良少年而惨遭轮暴身亡。

这种事并非任何人所愿意的，而时寒将一切的错归究于自己，他恨天，恨地，恨那群不良少年，最最恨的却是他自己，如果他当晚前去赴约的话，那么一切的悲剧都可以避免……从此，时寒便由一个爱笑的阳光少年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男人，至今仍没有任何有关于他的消息。

“等他想通了，他自然会回来。”收起思绪，擎天的脸色已经渐渐地恢复正常。

“敬辰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倚仲君发现敬辰又蹲在地上，而且低着头不知在做什么。

“捡我的秀发。”倚敬辰边捡边道：“这可是无价之宝耶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倚仲君摇了摇头，他真是服了敬辰。

蓦地，倚敬辰站起身来，双手毫不客气地在倚仲君身上摸索一番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倚仲君拍开倚敬辰的手。